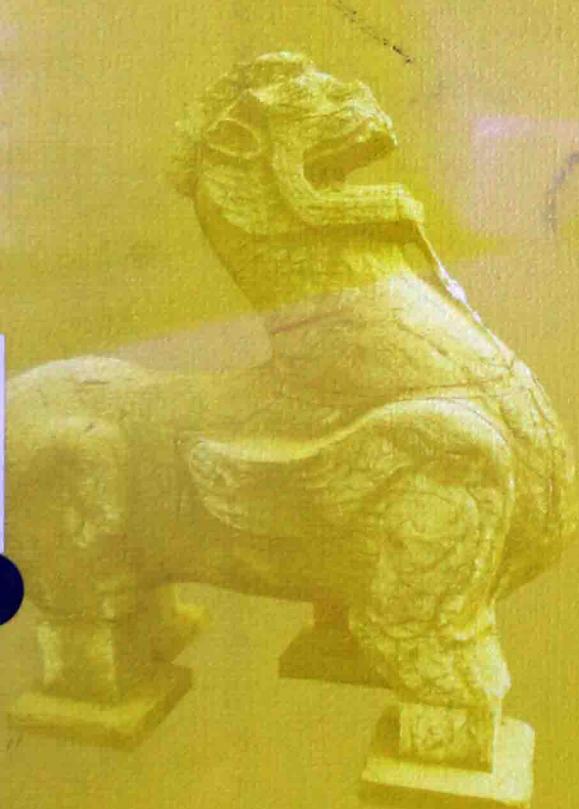


◎主 编：童 岭

◎副主编：孙英刚 王安泰 小尾孝夫

皇帝 獐牙士人

中古中国与周边世界



中西書局

皇帝單于士人

中古中国与周边世界

◎主 编：童 岭

◎副主编：孙英刚 王安泰 小尾孝夫



中西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皇帝·单于·士人:中古中国与周边世界/童岭主编。
—上海:中西书局, 2014.10
ISBN 978-7-5475-0712-4

I . ①皇… II . ①童… III . ①中国历史－中古史－研究
IV . ①K240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09307号

皇帝·单于·士人
——中古中国与周边世界

童 岭 主编 孙英刚 王安泰 小尾孝夫 副主编

责任编辑 李碧妍

装帧设计 梁业礼

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中西书局 (www.zxpress.com.cn)

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17F(200023)

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经 销 各地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上海天华印刷厂

开 本 635×965毫米 1/16

印 张 23.75

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75-0712-4/K · 149

定 价 55.00元

**本书的出版得到
南京大学人文基金资助**



工作坊合影（王治洋 摄）

【前排左起：余欣、阿部幸信、张学锋、张伯伟、从丛、赵立新；后排左起：刘畅、李碧妍、石洋、胡鸿、陆胤、范兆飞、仇鹿鸣、孙英刚、顾涛、王安泰、小尾孝夫、童岭】



工作坊会场一影（王治洋 摄）



图版一 隋炀帝陵1号墓出土铜铺首（南京博物院 提供）



图版二 隋炀帝陵（右）与萧皇后墓室（左）（南京博物院 提供）



图版三 隋故煬皇帝墓志（南京博物院 提供）



图版四 向巨源本秦玺



图版五 蔡仲平本秦玺

(甘旸辑《甘氏集古印正》, 西泠印社, 2000年版)



图版六 “单于和亲”瓦当



图版七 “单于天降”瓦当

(1954年包头市召湾汉墓出土, 《中国内蒙古北方骑马民族文物展》,
日本经济新闻社, 1983年版)

目 次

致辞(代序).....	张伯伟	1
天子与皇帝.....	徐兴无	5
扬州曹庄隋炀帝墓札记.....	张学锋	11

上 编

敬授民时之往复：汉唐敦煌的皇家《月令》与本土时令

..... 余 欣 周金泰 39

从官印格式来看汉代“内臣”、“外臣”概念

——《西汉时期内外观的变迁》补论 阿部幸信 62

平壤安岳三号墓(冬寿墓)的研究回顾 赵立新 67

皇帝的天下与单于的天下

——十六国时期天下体系的构筑 王安泰 82

“铁弗”新解 徐 冲 99

纸笔驯铁骑：当草原征服者遇上书面语 胡 鸿 112

释《晋书·慕容儁载记》记石虎所得玉版文

——读十六国北朝文史札记之一 童 岭 124

中 编

战国秦汉间“赀”的字义演变与其意义 石 洋 135

永嘉之乱后的江淮士族与地域社会

——以对广陵的探讨为中心

.....	小尾孝夫撰	马云超 李航译	童岭校	153
魏末城民新考		范兆飞	164
“哀六朝”：晚清士大夫政教观念的中古投影	陆胤	198	
李承乾与普光寺僧团	孙英刚	216	
碑传与史传：上官婉儿的生平与形象	仇鹿鸣	250	
唐代“元和”系宦官与穆、敬、文、武四朝皇位之更迭	黄楼	277	

下 编

刘渊、石勒兴起中的血统与合法化问题

.....	David B. Honey撰	郑宏宇译	陈侃理校	311		
中世纪匈奴的正统观	David B. Honey撰	刘清尘译	童岭校	320	
大唐的舞马	Paul W. Kroll撰	葛奕	王治洋译	童岭校	326

附 录

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纪要	顾涛 孙妙凝等	351
《早期中国史研究》纪要	王安泰	360
工作坊议程		365
作者及校译者所属单位一览表		368
编后记	童岭	370

致辞(代序)

张伯伟

今天是农历二月初八，在早春二月的南京，很高兴见到这么多青年才俊，在温和湿润的江南举办工作坊。民国时代有一首周璇演唱的歌叫《钟山春》，把南京春天的美景形容得十分动人：“画梁上呢喃的乳燕，柳荫中穿梭的流莺，一片烟漫无边风景，装点出江南新春。”现在，梅花山上一万五千余株、二百三十多个品种的梅花正竞相盛开，不知主持人童岭君是否计划安排下午提前结束，带大家在夕阳西下时分徘徊梅花树下，欣赏“暗香浮动月黄昏”？周围还有孙权墓、明孝陵，足以供大家发怀古之幽情。

承主持人美意，要我在工作坊开始之前致辞，但是我在里该讲什么，能讲什么，却不无困惑。对大家表示欢迎，这由从丛院长来讲最为合适；对工作坊主题发表真知灼见，应该请张学锋教授登台垂示。站在这里，我突然发现自己有两个特点：一、年龄最长；二、中文科班。我想就以一个年龄较长的学古典文学的人的身份，在这里发表一些感想，也许还不算失体。发表感想的方式当然是文学性的，我将以三位学者的诗次第展开。

第一首是王国维的《晓步》：“四时可爱唯春日，一事能狂便少年。”四时之中何时最可爱，本来是很个人的。但喜春悲秋却是人之常情，所以陆机说“喜柔条于芳春，悲落叶于劲秋”（《文赋》），作为大自然触发文学灵感的一般性陈述。唐代刘禹锡好翻案，于是说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”（《秋词》）。而在富有理学修养的人看来，则是“万物静观皆

自得，四时佳兴与人同”（程颢《秋日》）。王国维认为，四时之中可爱的惟有春日，那是因为春不仅代表了生命，而且代表了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——青春。也因为她的美好，所以更觉得短暂，喜春就很容易转变为惜春和伤春。伤春词在王国维笔下的频频再现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“最是人间留不住，朱颜辞镜花辞树。”（《蝶恋花》）“已恨年华留不住，那知恨里年华去。”（《蝶恋花》）但是青春并不仅仅、甚至并不一定只属于年轻人，所以说“一事能狂便少年”。孔子说“狂者进取”，所谓“能狂”，也就是在人生道上充满进取之心，在学问世界中不断渴求新知。但对于学人来说，尤其要“惜取少年时”。依然用王国维的词句云：“一生须惜少年时，那能白首下书帷。”（《浣溪沙》）他自述“平生惟与书册为伍，故最爱而最难舍去者，亦惟此耳”。所以，他的这番叮咛郑重之意，对于好学的后来者，是应当铭刻在心的。当然，处今日充满诱惑、压力的环境下，我们不仅需要“狂”的态度，也需要“狷”的精神，即有所不为的精神。如何把握好“狂”与“狷”的尺度，这里面有充分的张力。姚永朴曾经评论司马迁“兼有狂狷之长，惟狂故眼孔极高，惟狷故愤世疾俗之意不免稍重”（《起凤书院答问》），在现代学者中，这让我联想起陈寅恪。

所以第二首就是陈寅恪 1929 年《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》中的句子：“群趋东邻受国史，神州士夫羞欲死。田巴鲁仲两无成，要待诸君洗斯耻。”此诗写于八十多年前，第三句的“田巴鲁仲两无成”是他对当时史学界的概括和评价，其具体所指，学者有不同看法。在我看来，实指当时学术界的新旧两派。陈氏在 1932 年说：“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：旧派失之滞，……新派失之诬。”在 1936 年又说：“今日中国，旧人有学无术；新人有术无学。”“学”指材料，“术”指方法。旧派乃抱残守阙、闭户造车之辈；新派则据外国理论解释中国材料，并标榜“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”者。在陈寅恪看来，旧派之闭目塞听、陶然自醉，固然难有作为；新派之高自标置、鲁莽夸诞，时或流于“画鬼”。所以，这新旧两派史学可谓“两无成”。而他在 1931 年所强调的“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”，体现的正是立足中国文化本位而又放眼世界的学术胸怀和气魄。

可惜的是,陈氏的这一思想少有接续者,以致在 1945 年而有“论学论治,迥异时流,而迫于事势,噤不得发”的自叹。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今天,无论是群趋东邻还是远赴西洋“受国史”的年轻一代,较之八十年前有增无减,“神州士夫”已没有必要因此而发出“羞欲死”的感叹。但是,追求与世界学术作深度的对话,而不是以西洋的理论框架、问题意识、分析方法来处理中国历史,努力为中国学术赢得尊严、赢得光荣,却仍然是当今中国学术面临的重大问题。陈寅恪在史学观念上的倡导和实践,也仍然值得我们发扬推广。他 1933 年为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》下册写审查报告时,自称“平生为不古不今”之学,汪荣祖《陈寅恪评传》解释为“所谓‘不古不今’,指国史中古一段”,影响颇大。对此,先师程千帆先生评论道:“这不但与事实不合,也完全不解陈先生的微旨。‘不今不古’这句话是出在《太玄经》,另外有句话同它相配的是‘童牛角马’,意思是自我嘲讽,觉得自己的学问既不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,也不是完全跟着现代学术走,而是斟酌古今,自成一家。表面上是自嘲,其实是自负。根据他平生的实践,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,即不古不今,亦古亦今,贯通中西,继往开来。”(《闲堂书简》)《太玄经》乃汉代扬雄所著,对这两句话司马光《集注》说:“牛反童之,马反角之,不今不古,无其事也。”陈寅恪在 1964 年写完《柳如是别传》后的《稿竟说偈》中,也用到了“非旧非新,童牛角马”的表述,这一方面可以证实此说的确如先师所云,乃本于《太玄经》;另一方面也表明,他的这个思想是一以贯之的。

既然引用了先师对陈寅恪思想的阐释,我就再引用一首他的诗,也就是今天要说的第三首——《北湖》:“五十年前侧帽郎,北湖千顷踏秋光。重来一事供惆怅,不见风流夏五娘。”此诗写于 1979 年,北湖就是南京的玄武湖,五十年前,先师还是金陵中学的高中生,常到玄武湖踏青赏秋,“侧帽郎”写出了当年的洒脱不羁。当时玄武湖上有很多年轻秀美的船娘,正值“娉娉袅袅十三余”的年华,“夏五娘”就是其中出名的一位。五十年后,“白头想见江南”的先师重到玄武湖,写下了上面这首诗。五十年的风,吹白了少年的头发,吹老了北湖的清波,吹走了夏五娘绰约的

身影，吹来了往复胸中的无限惆怅。看不到故物，也见不着故人，虽然有很多外在的改变，但最大的改变，是往日的少年情怀已经一去不返。

从王国维的“春”到先师的“秋”，无不写出了青春的美好短暂，无不警醒于时光的飘忽易逝，而陈寅恪“要待诸君洗斯耻”的期待也还是今日学术面对的重大问题。我对本次工作坊主题素乏研究，不敢妄有论骘，权借三位学者的诗引发若干感想，并与诸位共勉。

祝本次工作坊取得圆满成功！谢谢大家！

2014年3月8日

天子与皇帝

徐兴无

一、天子

“天子”与“皇帝”，皆人君尊号，蔡邕《独断》所云“皇帝六玺”亦分为二，其曰^①：

皇帝六玺，皆玉螭虎纽，文曰“皇帝行玺”、“皇帝之玺”、“皇帝信玺”，“天子行玺”、“天子之玺”、“天子信玺”，皆以武都紫泥封之。

卫宏《汉旧仪》曰^②：

皇帝六玺，皆白玉螭虎纽，文曰“皇帝行玺”、“皇帝之玺”、“皇帝信玺”，“天子行玺”、“天子之玺”、“天子信玺”，凡六玺。以“皇帝行玺”为凡杂；以“皇帝之玺”赐诸侯王书；以“皇帝信玺”发兵。其征大臣，以“天子行玺”；策拜外国事，以“天子之玺”；事天地鬼神，以“天子信玺”。皆以武都紫泥封，青布囊，白素里，两端无缝，尺一板中约署。

汉儒于“天子”“皇帝”之名，辨析至明，一为爵称，一为德号。且于诸夏、夷狄施用不同。《白虎通》卷一《爵》“论天子为爵称”：

① 范晔撰，李贤等注：《后汉书》卷一《光武帝纪上》李贤注引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年，第33页。

② 孙星衍等辑：《汉官六种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0年，第62页。

天子者，爵称也。爵所以称天子何？王者父天母地，为天之子也。故《援神契》曰：“天覆地载，谓之天子，上法斗极。”

清儒陈立《白虎通疏证》曰^①：

此《易》说、《春秋》说也。《周易乾凿度》云：“孔子曰：《易》有人君五号：帝者，天称也；王者，美行也；天子者，爵号也；大君者，兴盛行异也；大人者，圣明德备也。”《曲礼》疏引《五经异义》云：“天子有爵不？《易》孟、京说，《易》有周人五号：帝，天称，一也。”说与《乾凿度》文同，是天子有爵。

按，《礼记·曲礼》：“君天下曰‘天子’，朝诸侯、分职、授政、任功，曰‘予一人’。”^②郑玄注曰：

皆摈者辞也。天子，谓外及四海也。今汉于蛮夷称天子，于王侯称皇帝。

孔颖达《正义》曰：

引汉礼于夷狄称天子者，证此经“君天下”谓夷狄之内也。《异义》：“天子有爵不？《易》孟、京说，《易》有周人五号：帝，天称，一也；王，美称，二也；天子，爵号，三也；大君者，兴盛行异，四也；大人者，圣人德备，五也。是天子有爵。《古周礼》说天子无爵，同号于天，何爵之有？许慎谨案：《春秋左氏》云：‘施于夷狄称天子，施于诸夏称天王，施于京师称王。’知天子非爵称，同古《周礼》义。”郑驳云：“案《士冠礼》云：‘古者生无爵，死无谥。’自周及汉，天子有谥。此有爵甚明，云无爵，失之矣。”若杜预之义，“天子”，王者之通称，故成公八年，“天子使召伯来赐公命”，鲁非夷狄，称“天子”；庄元年冬，“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”，鲁非京师，而单称“王”，是无义例。其许

^① 陈立：《白虎通疏证》卷一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4年，第1页。

^② 孔颖达：《礼记正义》卷四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1260页。

慎、服虔等依京师曰“王”、夷狄曰“天子”，与此不同，具有别说。

由此可见，“天子”是否有爵，汉儒今文、古文各持异说；而于夷狄称“天子”，于诸夏称“天王”或“皇帝”，则今、古同调。孔颖达认为，不可以杜预之例衡量汉儒诸家之义，当具有别说。此“别说”非经义之说，乃缘汉制为说。陈立云：“当时诸儒皆缘汉制释经。”^①章太炎亦言汉儒“亦时不本经、传，而本师、家新义”^②。

二、皇 帝

“天王”为《春秋》所载周天子之号，“皇帝”则为秦汉制度确立之人君尊号。然其皆可归诸“皇”、“帝”、“王”之系列。《白虎通》卷二《号》“论皇帝王之号”^③：

帝王者何？号也。号者，功之表也。所以表功明德，号令臣下者也。德合天地者称帝，仁义合者称王，别优劣也。《礼记谥法》曰：“德象天地称帝，仁义所生称王。”帝者天号，王者五行之称也。皇者，何谓也？亦号也。皇，君也，美也，大也。天人之总，美大之称也。时质，故总称之也。号言为帝者何？帝者，谛也，象可承也。王者，往也，天下所归往。《钩命决》曰：“三皇步，五帝趋，三王驰，五伯骜。”号之为皇者，煌煌人莫违也。

又卷二《号》“王者接上下之称”曰^④：

^① 《白虎通疏证》，第300页。王国维亦云：“汉人注经，不独以汉制说古制，亦以今语释古语。”王国维《观堂集林》卷五《书〈尔雅〉郭注后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226页。

^② 李澄源《白虎通义、五经异义辨证》载章太炎与其言，见袁明嵘、黄智明编《李源澄著作集（二）》，台北：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，2008年，第892页。

^③ 《白虎通疏证》，第43、44页。

^④ 《白虎通疏证》，第47页。